

# 埃厄边境争端与非洲之角的地区安全

肖玉华

**【内容提要】**近年来，非洲之角地区安全形势比较严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非洲之角各种地区安全问题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其中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边境争端成为地区安全中最主要的矛盾。非洲之角地区安全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边境争端的解决和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

**【关键词】**埃—厄争端；非洲之角；地区安全

**【作者简介】**肖玉华，博士，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近年来，非洲之角的地区安全局势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2006年12月，在美国的支持下，埃塞俄比亚（以下简称“埃塞”）派军进入索马里，将刚刚上台的伊斯兰法院联盟（Islamic Courts Union, ICU）赶出摩加迪沙，扶持软弱的过渡联邦政府（Transitional Federal Government, TFG）；2007年，埃塞反政府武装分子袭击索马里州东部的石油设施，造成包括9名中国技术人员在内的74人死亡；2008年来，索马里海盗活动猖獗，多次劫持大型国际油轮和商贸船只；2008年6月，厄立特里亚（以下简称“厄特”）与吉布提在边境地区发生冲突；2008年年底，中国海军派出三艘军舰进入索马里附近海域，加入各国打击海盗的行动；2009年1月，在占领摩加迪沙两年多后，埃塞军队撤出索马里全境，原伊斯兰法院联盟首领沙里夫·艾哈曼德（Sharif Ahmed）被位于吉布提的议会选为总统，着手恢复国内秩序。但是种种迹象表明，非洲之角各国国内政治

和国际关系极其脆弱，地区安全局势不容乐观。

在已有的对非洲之角地区安全的研究中，埃塞与厄特的边境争端、<sup>①</sup>各国国内的和跨境的民族矛盾、外国武装干预和航海安全等问题受到的关注最多。<sup>②</sup>总的说来，这些研究在考察非洲之角地区安全的个案方面均有着较为独到的见解，为人们认识非洲之角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是，国际媒体和学术界经常忽视这样一种事实：非洲之角地区安全中最主要的矛盾是埃塞与厄特在边境地区的领土争议，而该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实现，也离不开埃、厄两国边境问题的最终解决。

## 一 埃厄边境争端的由来

1993年，厄特从埃塞分离出去，成为后殖民时代非洲国家一分为二的唯一事件。但是，在历史时期，这两个国家的文明发展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公元1世纪，位于埃塞北部高原地区的阿克苏姆文明开始发展起来，并在之后的几个世纪达到鼎盛。阿克苏姆帝国的势力范围不仅包括当时的厄特（阿杜利斯是当时最为重要的港口），更延伸到阿拉伯半岛南部地区，红海贸易完全落入阿克苏姆帝国的控制之下。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发展起来，将阿克苏姆势力排挤到曼德海峡的西岸。8世纪中叶，虽然阿克苏姆帝国与埃及和地中海世界的贸易关系依然存在，但是它已经丧失了红海地区的制海权。<sup>③</sup>

阿克苏姆文明逐渐衰落后，埃塞封建王朝的皇帝们开始向国家南部地区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逐渐将阿姆哈拉人、奥罗莫人以及多个人数较少

<sup>①</sup> Jon Abbink, "Ethiopia-Eritrea: Proxy Wars and Prospects of Peace in the Horn of Afric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Studies*, Vol. 21, No. 3, September 2003; 延飞:《埃塞与厄特冲突的根源——埃塞厄特联邦始末》，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9期；丁隆:《索马里冲突的根源与解决途径探析》，载《西亚非洲》2007年第3期。

<sup>②</sup> 丁隆:《索马里冲突的根源与解决途径探析》，载《西亚非洲》2007年第3期；孙德刚:《先发制人战略与埃塞在索马里的军事行动》，载《西亚非洲》2007年第4期；张湘东:《埃塞境内的索马里族问题》，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1期。

<sup>③</sup> Paul B. Henze, *Layers of Time: A History of Ethiopia*,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0, p. 45.

的南方族群并入到国家体制之内。与此同时，厄特和索马里等沿海地区的穆斯林人口急剧增加，索丹国的势力日益强大起来。为了凿通从提格雷的南部地区通到马萨瓦（Massawa）和泽拉（Zeila）的商路，埃塞的封建王朝多次北伐，力图控制马萨瓦和达赫拉克（Dahlak）等重要战略据点。

不过，自从穆斯林势力进入非洲之角后，埃塞在厄特——尤其是厄特沿海地区——的影响力就在不断下降。在意大利进入非洲之角之前，厄特曾先后处于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的控制之下。<sup>①</sup>

1889年，在殖民瓜分的大潮中，厄特沦为意大利的殖民地。在意大利统治时期，厄特的政治、教育和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民族认同感日渐增强。虽然二战后联合国将厄特和埃塞组成联邦国家，但是厄方仍旧保持了较大的独立性。1962年，海尔·塞拉西皇帝未经联合国同意，将厄特划为埃塞的第14个省，这令厄特人倍感失望，他们开始拿起武器，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1974年，海尔·塞拉西在政变中被迫下台，门格斯图领导的德格集团<sup>②</sup>继承了皇帝对厄特武力镇压的政策，激起了北方提格雷高原地区和厄特地区地方民族主义者的强烈不满。

经过多年斗争，1991年，在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和厄特人民解放阵线的领导下，反德格集团势力成功地将门格斯图赶下台，埃塞成了联邦民主共和国，厄特也于1993年举行全民公决，实现最终独立。

然而，独立后，昔日同舟共济的战友却在边境问题上产生了重大的争议。在边境地区，农牧民有关牧地和耕地的争执往往发展成严重的械斗。随着民间冲突的增多，两国政府对边境地区的领土要求也越来越明确。

主要存在争议的有以下几块地区：巴德梅（Badme）及其周边，西部的胡米拉（Humera）地区，阿迪格拉特（Adigrat）以北的特索罗那（Tsorona）和扎勒姆比沙（Zalemessa），阿尔帖那（Altienna）和伊罗布

<sup>①</sup> 20世纪80年代之前，奥斯曼帝国和埃及先后控制红海周边的大部分地区，埃塞的势力受到极大的挤压。

<sup>②</sup> 在吉兹语（Ge'ez）中，德格（Dergue或Derg）的意思就是集团，它的全称是“武装力量、警察与陆军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of the Armed forces, Police and Territorial Army）。在1974年海尔·塞拉西一世被废后，德格集团执掌埃塞国家政权，其领导人为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Mengistu Haile Mariam）。1987年，埃塞人民民主共和国（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Ethiopia, PDRE）成立，从名义上结束了军政府的统治，但事实上，德格集团的重要成员仍然把持着政府要职，门格斯图成为新政府的总统。该集团的最初成员大约有120人，之后在内部斗争中有人被害，且一直没有新成员加入。

(Irob), 阿法尔洼地的巴达 (Bada) 以及布雷 (Bure)。厄特方面强调, 意大利统治时期的边境应该作为与埃塞边境划分的依据, 1952—1991 年埃塞对厄特的统治与殖民统治无异, 海尔·塞拉西统治时期和德格统治时期的行政区划没有合法依据。

更为复杂的问题是, 以往条约中约定的定界地点, 并没有通过勘界工作而得以确定。在反抗德格集团统治的过程中, 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和厄特人民解放阵线就埃厄边境曾经有过争议, 但是当时两大反抗势力的主要目标是推翻德格集团的统治, 认为边境问题可以在斗争胜利后再行探讨。独立后, 为了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埃厄两国在边境地区屯以重兵, 寸土必争, 冲突随时可能发生。

## 二 1998—2000 年埃厄边境战争及阿尔及尔协议

埃厄两国分离后, 虽然两国就边境划分的磋商一直在进行, 但是厄特方面对于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却非常怀疑, 认为埃塞方面不可能作出让步。<sup>①</sup> 1998 年 5 月 12 日, 厄特的重装部队占领了巴德梅及其周边地区, 和平谈判中断, 两国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边境战争。

战争爆发后, 埃塞利用国内民众的反厄情绪, 清除在政府重要部门供职和参加埃塞选举投票的厄特人, 把那些在运输、交通、教育、使馆、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有关机构工作的厄特籍人员大批地遣返回国。在这些被遣返的人员中, 有些人的父母分别来自埃塞和厄特, 甚至他们的配偶也是埃塞人, 有了自己的孩子, 他们对埃塞的认同远远超过对厄特的认同。但是, 在政府排斥厄特人的过程中, 他们不得不“回到”一个他们完全陌生的国家重新开始生活。而在厄特, 由于转口贸易的生意已经大量地迁往吉布提, 许多埃塞人失去了工作, 也纷纷返回祖国。1999 年年初, 在国际红十字组织的帮助下, 22000 名长期在厄特工作的埃塞人回到埃塞。

在埃厄边境战争的过程中, 埃塞和厄特两国的国家民族主义得到了较

---

<sup>①</sup> 就在 1998 年 5 月 8 日联合边境委员会会议召开之前, 埃塞提格雷地区教育局公布的一份地图中将争议的地区划入提格雷州的版图。加上此前埃塞新版货币上同样的做法, 厄特人越来越相信梅莱斯政权将延续专制时代的扩张主义政策。

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国家的团结。在人力和财力方面,埃塞各州积极支持政府为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而进行的战争。越来越多的埃塞人将厄特的进攻看作是意大利殖民主义侵略的延续。<sup>①</sup>他们认为,二战后海尔·塞拉西将厄特纳入埃塞的版图,有助于防止外部势力借此进攻或是控制埃塞。从这个层面上说,埃塞在此次战争中得到的国内支持显然要比厄特方面多。

边境战争使交战双方损失惨重,埃塞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较大的胜利,但是双方最终还是坐到了谈判桌前。2000年12月,埃塞总理梅莱斯和厄特总统伊萨亚斯在阿尔及尔签订和平协议,由独立的边境委员会(Eritrea-Ethiopia Boundary Commission, EEBC)裁定两国边境。

2003年,边境委员会宣布其最终的裁决意见,认为巴德梅是厄特的领土。结果公布后,埃方声称“原则上”同意这一决定,但是却迟迟不愿进行实地勘界工作。2003年1月24日,埃塞向边境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概述了其关于标界程序的意见,指出标界时必须对当地各种实际情况进行研究,考虑到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情况,并对边境委员会的标界指南做出一定的调整,声称这是为了解决国界将村庄分为两部分或切断道路的问题。而厄特则认为,双方应该严格执行边境委员会于2002年4月13日作出的有关划定边境线的决定,不应作出任何调整。由于实际标界工作迟迟未得进行,厄方指责埃塞继续以武力占领厄特领土,违反了国际法和《阿尔及尔协议》;而埃方则宣称,厄特占领了临时安全区,并对联合国埃厄特派团的行动设置了许多的限制,违反了《停止敌对行动协议》。2008年7月3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特派团撤离维和地区,将边境问题留给两国自行解决。

### 三 埃厄边境争端的深层原因和前景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埃塞与厄特在边境地区的争斗反映了埃塞企图称霸非洲之角和厄特反抗地区霸权的矛盾。

埃塞一直有着较强的“地区大国”情结,对阿克苏姆帝国的繁荣颇为

<sup>①</sup> 意大利殖民者两次侵略埃塞的战争都是从厄特地区发起。

怀念，并由于基督教的较早传入而引以为豪。厄特独立后，埃塞失去了有主权的出海口，成为名副其实的内陆国家。在边境冲突中，埃塞还没有适应厄特由一个“地方省份”到“主权国家”的转变，强硬派并不愿意接受边境委员会的决定，甚至认为厄特的独立本就是对其埃塞领土主权的侵犯，放弃巴德梅将引来国内对埃革阵政权的更大不满。不仅如此，反对厄特独立的埃塞人甚至想要重新夺回阿萨布港口。一位埃塞穆斯林在接受采访时说：“人们想要的是阿萨布而不是巴德梅。埃塞在战争中没有拿下阿萨布，人们非常生气。埃塞人将迫使政府占领巴德梅，但是他们真正想要的是阿萨布和出海口。”<sup>①</sup>

为了实现其称霸非洲之角的目的，埃塞将边境争端作为孤立厄特的一种手段。由于国力对比的悬殊，厄特在与埃塞的对峙中浪费了发展经济的时间和人力。2004年年底，埃塞在距临时安全区（Temporary Security Zone, TSZ）25公里至45公里的西部边境进行武装调动，引来厄特的强烈反应。厄方在边境地区部署了多达32万人的常备军和预备役部队，全国上下17到65岁的成年人都有义务服兵役，<sup>②</sup>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厄特被动地落入穷兵黩武的困境之中。

此外，埃塞巧妙地利用了美国布什政府全球反恐的契机，在非洲之角支持美国打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行动，从而赢得了巨大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而积贫积弱的厄特则只能通过海外移民的捐助和个别政府的少量馈赠维持边境驻军的需要。<sup>③</sup>对于在非洲之角有战略利益的地区外大国而言，战乱频仍的索马里、积贫积弱的厄特和国力小力微的吉布提都不具备足够的地区影响力，没有能力维护大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因而支持埃塞成了最方便的战略选择。

在目前的情况下，埃塞与厄特在边境地区再次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不大。埃塞方面认为，只要保持现在的对峙状态，厄特的经济就会被拖垮，而在目前的局势下，美国出于地区安全的考虑，还将依赖埃塞俄比亚

---

<sup>①</sup>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Ethiopia and Eritrea: War or Peace?”, ICG Africa Report No. 68, September 24, 2003.

<sup>②</sup> 截至2005年7月，厄特的总人口为440万人，而2008年埃塞的人口总数为已经达到8450万人，是非洲的第二人口大国。

<sup>③</sup>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Ethiopia and Eritrea: Preventing War”, ICG Africa Report No. 101, 22 December 2005.

打击索马里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因而会继续提供各方面的支持。在厄特方面，伊萨亚斯对国际社会推动边境委员会的决议仍旧心存希望，认为美国对梅莱斯政权的支持是不彻底的，埃塞国内政治的变动和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会给厄特的战略格局带来机遇。<sup>①</sup>

## 四 埃厄边境争端对非洲之角地区安全的影响

埃塞与厄特的边境冲突是非洲之角地区安全中最为关键的矛盾，冲突的发展既与两国国内政治的走向相互影响，又左右着非洲之角地区安全局势的演变。

### 1. 边境争端对埃厄两国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

1993年独立之时，厄特临时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Eritrea, PGE）宣布将在四年内通过宪法、政党法和新闻法，选出宪制政府。之后，国民议会的议员前往全国各地，有些人还到海外厄特人社区，讲解宪治方案，听取他们的意见。1997年，宪法最终得以宣布。但是，随着边境局势的紧张，反埃塞俄比亚的宣传战成了国家媒体报道的主要内容，宪法始终没有得以执行。在执政党人民民主与正义阵线（People's Front for Democracy and Justice, PFDJ，其前身为厄特人民解放阵线）的策划下，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成为临时立法机构，但是大选却因边境战争的爆发而无限期地推迟。

而埃塞方面，从1995年一直到埃厄边境战争结束，国内政治发展比较稳定。埃塞联邦民主共和国建立后，普通民众期待国家的复兴和繁荣，对推翻德格集团专政统治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政府比较认可。这为政府政策的顺利施行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虽然有些族群对政府民族政策的意见仍旧很大，但是，这种不满往往是在埃塞国家框架内的政治诉求，民族分裂主义的倾向并不强。厄特的独立曾使很多埃塞民众对政府当局的不满增多，而当厄特挑起边境争端以后，这种不满转变成了反对厄特

<sup>①</sup>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Beyond the Fragile Peace between Ethiopia and Eritrea: Averting New War", ICG Africa Report No. 141, 17 June, 2008.

侵略的国家民族主义，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在边境战争中的表现为它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者，增强了其政权的合法性。

## 2. 埃厄边境争端对索马里政治局势的影响

埃厄边境争端不仅影响到当事国国内政治发展的进程，同时也制约着非洲之角重要地区安全事件的演变，其中索马里在重建国内政治秩序方面受到的影响尤其明显。<sup>①</sup>

2006年6月，伊斯兰法院联盟攻陷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并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沙里亚法（Sharia Law），重建索马里国内的政治秩序。索马里在经过了15年的战乱后，开始出现和平和发展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埃塞和美国担心索马里会因此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温床，于是联合起来力挺并不受大多数索马里人认可的过渡政府。2006年年底，在美国的支持下，埃塞通过武装干预，将伊斯兰法院联盟赶出了摩加迪沙，从而引来长达两年多的反对埃塞占领的战争。出于牵制埃塞和支持弱小国家反抗外来侵略的考虑，厄特曾派出2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军事人员参与摩加迪沙北部的战斗。<sup>②</sup>埃塞和厄特的介入使得索马里的政治乱局更加复杂，也为地区外大国的干预提供了条件。

这种情况不利于索马里过渡政府政权合法性的建立。美国和埃塞支持的过渡政府在摩加迪沙遭到了当地最有势力的哈维伊（Hawiye）族群的反抗，伊斯兰法院联盟的残余势力也给占领军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而为了围剿反抗势力，埃塞占领军和过渡政府的部队在行动中经常造成严重的平民伤亡，遭到索马里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sup>③</sup>

过渡联邦政府、伊斯兰法院联盟和族群武装中的温和派逐渐意识到，仅仅依靠外国的支持不足以建立稳固的权力基础，只有通过各方参加的和谈才能建立起既为国内各方认同，又为国际社会接受的政治国家。而在索马里支持“代理人战争”的埃塞和厄特，也在支持或反对索马里境内的宗

<sup>①</sup> Jonathan Ewing, *Ethiopia and Eritrea in Turmoil, Implications for Peace and Security in a Troubled Reg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Center, 1 December, 2008.

<sup>②</sup> “Eritrea: Still in the Regional Game”, <http://www.eritreaddaily.net/News0107/article0207221.htm>, April 18, 2009.

<sup>③</sup> “Ethiopian Forces Kill Somali Civilians, Witnesses Say”, <http://edition.cnn.com/2008/WORLD/africa/08/16/somalia.shootings/index.html>, 21 April, 2009.

教原教旨主义方面有所顾虑,担心因此激起国内宗教矛盾的激化,从而引火烧身。由于基督教的较早传入和伊斯兰教诞生后的广泛传播,非洲之角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重要交汇地带,埃塞和厄特两国基督徒和穆斯林人口比例比较接近,当政者对任何一种宗教的偏袒都可能激起另一宗教教徒们的强烈反抗。

2009年1月31日,伊斯兰法院联盟前领导人沙里夫·艾哈迈德(Sharif Ahmed)当选临时政府总统,索马里国内政治秩序的重建取得突破性进展,也为地区安全的恢复带来了希望。但是,激进的政治派别如“青年党”(Al-Shabab)、伊斯兰联盟(Al-Ittihad Al-Islamiya)以及哈维伊家族中的传统势力则认为艾哈迈德背弃了建立泛索马里国家的理想。他们转而通过游击战和暗杀行动反抗沙里夫·艾哈迈德领导的临时政府。<sup>①</sup>

在埃塞和厄特边境争端未得最终解决、索马里国内政治派别仍旧坚持不同的奋斗目标的情况下,索马里国内政治秩序的重建必将经过长期的曲折和反复。

### 3. 次生灾害:东非航海安全

1991年西亚德·巴雷倒台后,索马里迟迟没有建立起稳定的政府,也没有统一的海上巡查力量,这为生活在索马里海岸地区的冒险者提供了从事海上劫掠活动的机会。据国际商贸协会的下属机构国际海事局(ICC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ureau)研究,自2004年以来,索马里和亚丁湾沿海海盗活动的次数每年几乎成倍增长,到9月25日,2008年该海域的海盗劫掠次数已经超过60次。<sup>②</sup>

面对海盗活动的威胁,索马里当局积极邀请国际社会伸出援手,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加入了打击海盗的联合行动。<sup>③</sup>2009年来,亚丁湾和东非

<sup>①</sup> “Somalia: Islamic Courts Union Say Al-Shabab is Behind the Assassinations”,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0904170623.html>, April 17, 2009.

<sup>②</sup> ICC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ureau,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Report for the Period 1 January—30 June 2008*, July 2008, Figures correct as at 25 September 2008.

<sup>③</sup> The Associated Press, “Somalia Asks for Help to Fight Piracy”, available at <http://cnews.canoe.ca/CNEWS/World/2009/04/22/9201711-ap.html>, 23 April, 2009; “More Countries Vow to Fight Piracy”, <http://www.asianewsnet.net/news.php?id=3717&sec=1>, 20 April, 2009.

沿海的海盗活动并没有减少,1—2月,索马里附近海域的海盗袭击次数只有2次,而3月份,袭击的次数则上升到15次。<sup>①</sup>

面对日益严重的海盗威胁,北约国家、俄罗斯、美国、印度和中国等地区外大国接受索马里过渡政府的邀请,派出军舰前往亚丁湾海域为各国海运船只保驾护航。在由20名美国船员驾驶的“阿拉巴马号”货船遭袭后,美国政府宣布支持国际社会打击海盗的行动。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说:“我们决定遏止该地区不断增多的海盗活动……我们必须将从事海盗活动的人绳之以法。”<sup>②</sup>

虽然有地区外大国的帮助,索马里海盗劫掠的事件却并没有明显减少。正如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所说,解决索马里海盗问题不能“单靠军事手段”,在索马里没有稳定政府的条件下,亚丁湾和东非海岸的海盗局势只会恶化。军方已经建议美国政府帮助索马里过渡政府训练武装人员和海岸警卫队。<sup>③</sup>

笔者认为,即使国际社会帮助索马里过渡政府训练安全部队和海岸警卫队,海盗问题仍旧不能最终解决。埃塞和厄特仍旧是当今索马里政治发展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他们与索马里国内对立的政治派别的联系不会因为地区外大国的介入而停止。埃塞与厄特在边境地区的矛盾不仅在边境地区造成大量的难民,更使非洲之角地区国际关系中出现了“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这一怪相,严重损害到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地区安全的实现。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地区外,厄特还支持埃塞与索马里边境地区的“泛索马里”势力,以此对抗埃塞对厄特反政府势力的支持。

## 五 结论

非洲之角地区安全局势与该地区各国国内和跨国的民族、宗教、政治

---

<sup>①</sup> Mike Mount, “As Piracy Surges, US Warns of Dangers off Somali Coast”, <http://edition.cnn.com/2009/WORLD/africa/04/07/us.pirates/>, 7 April, 2009.

<sup>②</sup> Jeff Bliss and Ed. Johnson, “Obama Pledges International Crackdown on Rising Somali Piracy”, <http://www.bloomberg.com/apps/news?pid=20601103&sid=adcfEND0fZgo&refer=us>, 23 April, 2009.

<sup>③</sup> Ibid.

和文化问题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同时又受到世界战略格局的影响。不过，在种种的危机中，埃塞和厄特的边境争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不仅作用于埃塞和厄特两国国内的政治发展和外交政策，更深刻地影响邻国相关政治派别的实力对比和关系变化。为了牵制对方，埃塞、厄特分别支持索马里国内敌对派别，极力避免让索马里政局落入对手的控制之下。埃塞军队撤离后，沙里夫·艾哈迈德领导的过渡联邦政府能否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重建国家机器，实现国内和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敌对派别的实力对比。

笔者认为，解决非洲之角地区安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必须先解决埃塞与厄特在边境地区存在的争议，结束两国的对峙，停止在邻国发动“代理人战争”；建立有效的地区安全协调机制，<sup>①</sup>将地区安全的个案问题放到非洲之角这一地区层面上来考虑，促进相关各方（各国政府、地方反抗势力、不同族群、各宗教派别）协调一致，为地区安全的实现寻找出路。

（责任编辑：周玉潇）

---

<sup>①</sup> 目前，非洲之角最重要的地区组织有政府间发展组织（Int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on Development, IGAD），成员包括吉布提、索马里、厄特、苏丹、埃塞、乌干达和肯尼亚各国，但是它在地区安全中发挥的作用尚小，2007年厄特退出该组织后，使得地区和解的努力更加难以奏效。

mocratization in Africa, But the donors ignored a problem, that is, when the democratization to a certain stage, endogenous facts in the democracy did not becom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democracy, finally, result in either donors or recipients failed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path of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only on the bases of the exogenous democracy, at the same time, to cultivate endogenous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ambilateral actions will have the possible to achieve the democracy of all the African countries.

**Counter-terrorism, base, oil? —U. S. Africa Command and the U. S. strategic goals in Africa**

**Shu Zhan**, Ambassador,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Abstract:** U. S. 's Africa Strategy through a complex adjustment over the past half a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announced the formation of U. S. Africa Command in October 2007. This is a major step for American to adjust and strengthen its African strategy. U. S. Africa Command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U. S. strategy in Africa. The establishment and activities of U. S. Africa Command will focus on three major goals, Counter-terrorism, strengthening the U. S. strategic base and ensuring oil supply, which has a complex influence to the geopolitical and the Strategy pattern.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Horn of Africa: Causes, Prospects and Impact**

**Xiao Yuhua**, Doctor,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worsening regional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Horn of Africa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egional security issues in the Horn of Africa are inter-related, with the Ethio-Eritrean border conflict being the main dynamic for regional insecurity. The solution to the Horn of Africa's security issues depends largel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thio-Eritrean border conflic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gional security mechanism.